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去年岁末，与5位研究生从乌鲁木齐启程，前往伊犁，与伊宁三中的师生交流。新型绿皮车沿着天山北麓蜿蜒，满目冬阳。石河子、沙湾、奎屯、精河，5个小时到了伊宁。一路凝望，无际的沙原裸露着古老的纹理，宁静地冬眠。大山披着晶亮的积雪，云气中若隐若现。村庄在白雪的映衬下线条明净，不见人行，却更显生命的永恒。

林则徐当年的所闻所见，又是什么样的风景？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开始在广东虎门当众销烟，23天销毁鸦片237万斤。1840年6月英国舰队攻打广州未遂，转而北上，7月攻陷浙江定海，8月9日逼临天津。道光皇帝此时感到林则徐惹了大祸，9月29日下旨将他撤职查办，全然忘记自己两个月前还力赞林则徐销烟是件“大快人心事”。1841年5月1日，待罪广州的林则徐被调迁浙江镇海“候旨”，候到6月28日，终于降下重罚：“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从镇海到伊犁，多么遥远，漫漫5000余公里。

56岁的林则徐，出发

堂弟来电话说，村里的拆房开始了。祖居几代人的老屋，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不久将不复存在。

走在华灯璀璨的上海街区，脑海里不时浮现远在淮阴乡下老屋的影子。听父亲讲，老屋建在太爷爷之手，原本是土墙草屋，后来，父亲母亲含辛茹苦，把老屋翻建成砖瓦房。不大且平常的三间堂屋和两间锅屋围成的小院，为我们铸成许多难忘的岁月。孩提的记忆中，小院内对着锅屋的地方放着一只大水缸，旁边有一棵老杏树，每到春天，盛开的杏花让小院充满生机。后来，父亲看我们垂涎邻家的枣子，又在院内栽上两棵枣树，小枣树很有灵性，长势勃壮，几年之后便硕果累累，又成了村里孩子们驻足的地方。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不时从老屋里传出欢声笑语。每当裹着小脚的外婆步行二十多里路来看我们，全家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只身一人去新疆支边的叔叔，十几年后带着年幼的弟弟第一次回来省亲，让我们一家人喜出望外，今年迈的爷爷笑逐颜开。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便是医务人员的我，也感到心烦意乱。一边不停地刷疫情进展、实时报道，心情随着数字起伏不定，一边操心买口罩、买菜，烦躁不安。虽然目前还不需要我们专业上一线，但我无法停止对一线同袍的感佩和挂念，总想着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却使不上力。

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之下，虽然和女儿都宅在家里有机会难得，我却很难心平气和地陪伴她。在我刷疫情进展的时候，7岁的她一次次凑过来很认真地念出那些地名和数字，追问我“确诊”和“疑似”的意思。在我和先生讨论疫情变化，聊同事奔赴武汉一线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女儿就在旁边听着。

直到她突然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去武汉？”我一时语塞，有点哭笑不得，孩子果然是孩子，根本不懂得疾病和死亡是怎

了。9月初刚刚走到扬州，忽然接到皇帝谕旨，前往河南开封协办黄河水患。

林则徐赶到开封，废寝忘食修复黄河决口，操劳半年，总算大功告成。河道总督王鼎急忙上奏，盛赞林则徐的治水之功，恳请皇上开恩，免去他的“罪过”。没想到皇帝的回复毫无宽恕之意，“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3月，疲劳不堪的林则徐再次启程，走走停停一个多月，路上饱受疟疾之苦，5月中旬到达西安。为了治病，林则徐在西安停留80余天，

8月11日勉力出发，这一回他只带着两个儿子，将其余人都留在了西安。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去生死两茫茫，就在这痛别之时，林则徐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842年11月15日，林则徐抵达乌鲁木齐。天已经很冷，但他没有久留，19日继续西行100里，到达昌吉，随后途经呼图壁、玛纳斯、安集海、奎屯、乌苏、精河、赛里木湖三台、果子沟、绥定，走了25天，12月10日终于到达“效



鼠年安好
(中国画)何曦

力赎罪”的目的地：伊犁惠远城。隆冬腊月，让林则徐万分心暖的是，高大的城楼下，熟悉的老友邓廷桢和几十名伊犁官员等在外迎接。刚刚住下，伊犁将军布彦泰迅即前来拜访，带来了各种生活用品，嘘寒问暖。伊犁将军的这番盛情不可等闲视之，伊犁将军统领整个新疆的军政事务，如此恭迎一个贬谪罪臣，仿佛是在迎接口衔天宪的钦差大臣。



林则徐惊讶万分，感叹“此举前所未也有！”归根到底，众人尊敬林则徐，不仅是敬重他个人，更是敬重国家最重要的传统：天下为公的大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催逼出国家的一个急迫需求：必须形成一支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僚集团，垂直管理九州社稷。国家幅员如此之大，政治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半信仰行为。这种行为不能依靠血缘亲情，也不能依靠地缘乡情，只能靠精神深处不断培育出来的庞大价值观，用范仲淹的诗句来概括，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从有了这个集团，中国人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天下”的人，更大一部分是“过日子”的人。两部分各有各的尺度，各有各的美德，互为依存，互不代替，除非发生大战大乱，两部分也互不混淆。如果人人都是“过日子”的，国家必然一盘散沙，分崩离析。林则徐受人敬仰，正因为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为天下顶风破浪，高贵的品格如他所写：“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林则徐使人想到当下那些曝光的贪官，这些人本质上是“过日子”的，而且是其中的下品，食不精检衣不厌细，幸福点根

老屋见证我们兄妹一个个背着书包，从这里走进校门，走向社会。曾经的沧桑，厚重的亲情，使我对老屋充满深

深的眷恋。曾记得读小学时，寒冬腊月，母亲和心兰姑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赶做棉衣；曾记得那年我应征入伍时，母亲噙着泪花送我走出院门，五年之后当我第一次探家再见那熟悉的小院，百感

交集涌上心头，我也激动地流下眼泪；曾记得每次从上海回到老屋，母亲和父亲忙里忙外，每天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充满妈妈的味道，待到返回时又为我们装上鸡蛋、大米等土特产，也让我们心里装满深深的爱。

乡间的老屋

正凯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个绿树环绕，冬天温暖夏天凉的那个老屋；再也走不出那个充满生机、恬静明亮的小院；再也没有每次从上海回到老屋与父亲母亲其乐融融那样的场景，但是，不管我们走多远，在哪里，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老屋的日子，恋恋不忘还是饱含妈妈味道的那些饭菜，心底里永远装着割舍不掉的浓郁的乡愁！

妈妈，你为什么不去武汉？

刘文娟

援了，那里暂时还不需要妈妈去帮忙。你为什么希望妈妈去呀？”

女儿很诚恳地说：“因为妈妈去打败病毒，就是超人啦！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我好多事情都想不明白呢。”这时我才意识到，疫情爆发以来，我自顾不暇，完全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她也有害怕、担忧和困惑的各种情绪呀。我让她用手比划害怕有多大，像鹌鹑蛋、鸡蛋、鸵鸟蛋还是恐龙蛋，她说鸡蛋那么大吧。我说我自己的害怕也有鸡蛋那么大。她

有点吃惊，原来妈妈的害怕和我一样大呀！我说对呀，还有很多蛋呢！妈妈的担忧像鹌鹑蛋，生气像鸽子蛋，信心像鸵鸟蛋……我俩说着比划着，女儿开心

地大笑起来。“遇到这样陌生的病毒，那么多人生病，我们就是会有害怕啦，担忧啦，困惑啦，每个人都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呢。”我轻轻摸着她的头。接下来我找到关于病毒是什么，如何预防传染病的视频和绘本，和女儿一起学习起来，我还用她最喜欢的有奖问答形式，提了几个问题，给她准备了小奖品。告诉她，保护好自己不生病其实就可以帮助到别人，而且还交给她特别任务，监督爷爷奶奶出门

戴口罩。女儿一下觉得自己觉得很有干劲，连做作业都认真了不少。

如果你也有孩子，请留意一下孩子的情绪反应吧。经历这样的危机事件，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有冲击，同时也可能成为孩子心理成长的契机。你需要做的是认真倾听孩子的感受，让孩子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焦虑、害怕可以适度释放，耐心地交流，让他们理解学会如何防护，鼓励孩子积极行动，帮助别人会让他们觉得有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保证生活正常化，维持原有的作息，保证充分的睡眠和健康饮食，这些都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心理科医师)

十日谈
战“疫”中的生活
责编:郭影

红十字与乌鲁木齐中路

沈琦华

山河苍茫，百姓多劫，这几天媒体在报道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很多都引用了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开头。其实这是海明威抄录的一段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撰写的祈祷文：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一块泥巴，大陆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鸣；丧钟为你鸣。

面对灾难，海明威的两本小说是一定要读一下的，《丧钟为谁而鸣》和《永别了，武器》。特别是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以美国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身份到意大利做了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这段经历成为他的半自传小说《永别了，武器》的蓝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贯穿了他传奇的一生。

中国的红十字会成立也很早。1904年3月10日，为援救遭受日俄战争蹂躏的东北难民，在慈善家沈敦和的发起下，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也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沈敦和不简单，有历史学家评论他：清末民初各大商会的头面人物中，论喝过地道洋墨水且拥有官方外交实际经验者，非宁波人沈敦和莫属。

1866年，沈敦和生于一个茶商世家，家境富裕，早年赴美学习国际公法，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回国后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翻译官做起，历任金陵同文馆教习、英国专使参赞、山西洋务局总办等。沈敦和与英国传



大学校长的位子上待太久，次年，他就来到上海开始经商。

在上海，沈敦和促成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并任董事。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写道：“得知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1910年，沈敦和出资白银536400两购地，就在现在的乌鲁木齐中路近华山路地块，兴建了慈善性质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并亲自担任医院院长。这所当年只有50个病床的医院也是上海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综合性医院。

1911年，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竣工之后，院旁开始辟筑乌鲁木齐中路。乌鲁木齐中路全长880米，北起华山路，南迄淮海中路，初名麦琪路，后又改为中迪化路、迪化中路，1954年改今名。整整110年后，曾经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依然是黄浦江畔最著名的医院之一。如今它叫华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旧址是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5号楼，砖木结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楼前的铭牌上刻录了华山从建院第一天起就秉持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在庚子年伊始的这场疫情中，还好有华山等这样的医院在，萧萧风过之处，人心中有了依靠。



结字亦须用工

施之昊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是赵孟頫的名言，也是书法家的金科玉律。这里涉及书法的两个层面，即“用笔”与“结字”。“用笔为上”成为我们熟悉的要领，自不用我多说。今天说说“结字亦须用工”。

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能理解艺术家创作的不易，也就能体会作品的精彩。在鉴赏环节，除了体会用笔的特色，还要懂得艺术家结字的特点，两者比较起来，后者似乎还略显重要。

《中庸》里有“致广大而尽精微”，借用到书法鉴赏中，用笔就是“精微”处，而结字就是“广大”的所在。“用笔”的理解往往较难，难在其含糊不清，不可名状，难在其有时率真天然，有时却故弄玄虚。“结字”的特点是昭然的，是比较可以把握的。我们说这个字像不像某某某，首先是看它的结字。比如书画中有很多某某属(属)，这个“属”字，各家就有各家的写法。笔者能想到的就有唐云、谢稚柳、程十发三位大师的三种“属”字写法。

书法的韵味除了从用笔而来，结字也是很要紧的一环。比如，结字扁平者往往多显古朴，王宠、祝允明就是这样；结字修长者则多妩媚，文徵明、董其昌就是例子。清代文人书法“尚趣”，当然这种趣味是“古趣”，是由点画与结字两方面共同完成的。

近代中国绘画中设色画不少，各家有各家之绿，若能看懂个中特色，于鉴定也就事半功倍。书法上而言，“结字”就有这样的功用。

训诂学上有一个方法，就是文字的发展是从“义—音—形”而来，而训诂时则从“形—音—义”方向进行。书法的确“用笔为上”，以用笔为基础，而我们鉴赏时不妨从结字开始，待结字“无误”后，再看用笔。同时，用笔还会因为书法家使用的毛笔不同，使用的纸张不同，书写时状态的不同，或者他各种原因的不同，而与其“标准件”有异，而结字往往就比较“稳定”，不易受这些方面的影响。另外，硬笔要是也有“书法”的话，也就在其“结字”上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